

乡愁大理

花开忆流年

李继凯

清明之米甸，山花漫野。风也轻轻，云也晃晃。

应郁东老师之约，赴祥云第一大镇米甸。这座古镇，明朝曾为德昌县，元朝为十二关防送千户所，明清、民国为十二关长官驻地，沟通滇西与昆明、成都的灵关古道，送走了叮叮当当的驼铃声，又迎来了红军长征六军团，米甸山水藏着岁月沉淀的厚重，也藏着我儿时最鲜活的记忆。

车行至米甸坝，嫩黄的花簇与鲜活的绿意肆意交融，春风拂过，花间簌簌作响，满眼皆是大自然精心装扮的美好。

儿时传唱的歌词“金山岗银山岗，有人识得此山岗，买断乔禾米三川”萦绕耳畔，昔日不解其意，如今鬓染霜华，才懂得这是对家乡青山绿水最质朴的赞颂。记忆里弥陀庄的对面山上，古栗树苍劲挺拔，少年时以栗枝为马，在山坡上乘风而下，二三十人排队等候，又威风又欢乐，历经几十年的记忆封存，成了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印记。

还有那位身着白衫、骑车而来的邮递员赵光彩，铃铛声响便引来孩童簇拥，立丕小学对面的公路上那抹风中飞舞的白，是旧时光里最温暖的期待。

数十年光阴流转，脚步丈量大地的方式从步行变为自行车、摩托、轿车，土墙换成别致的砖混墙，泥土路升级为平坦的柏油路、水泥路，路边刺蓬消失无踪。沿途盛开成片的格桑花，乡村的模样早已焕然一新，唯有心底的乡愁，始终未改。

与郁东老师、云南民族大学沈博士等人在五常村汇合后，一行人驱两辆车前往彝族聚居的香么所。

这座昔日辉煌的煤矿，无声地宣传着米甸的鱼虾肥嫩黄鳝、清甜的青白菜、漂亮的姑娘、英俊的小伙子。拉煤炭的车子，常常是米甸学子走出大山进高中、读大学的交通工具之一。一旁水泥墙上写有“2019年3月主井封

洞停产”的文字，可见从那时米甸镇结束了舞“黑龙”。我站在洞口合影，脑海里却浮现出水帘洞景象。

矿区房屋依旧完好，墙面干净无尘，老式有线电话机静静悬挂，仿佛在诉说曾经的热闹。院中孩童嬉闹追逐，摩托往来穿梭，犬吠声添了几分生机，虽不见采煤旧景，却满是人间烟火。儿时因咳嗽，随父亲步行到道班，在道班工作的二哥给我们找了拉煤东风车搭乘，才去到矿区医院就医。此刻旧时记忆涌上心头，才恍然明白这竟是我与香么所最初的缘分。那时很多米甸人看病和我一样，贪图路近和乘车方便，都不去县医院。沈博士听我介绍，略显吃惊，我则想到路遥《平凡的世界》的孙少平与大牙湾煤矿的缘分。

漫步矿区，偶遇骑三轮摩托取水的年轻人。辗转联系上老朋友一家。随后登上山岗，青山环抱间，草木坦荡如砥，厚厚的松毛是大山的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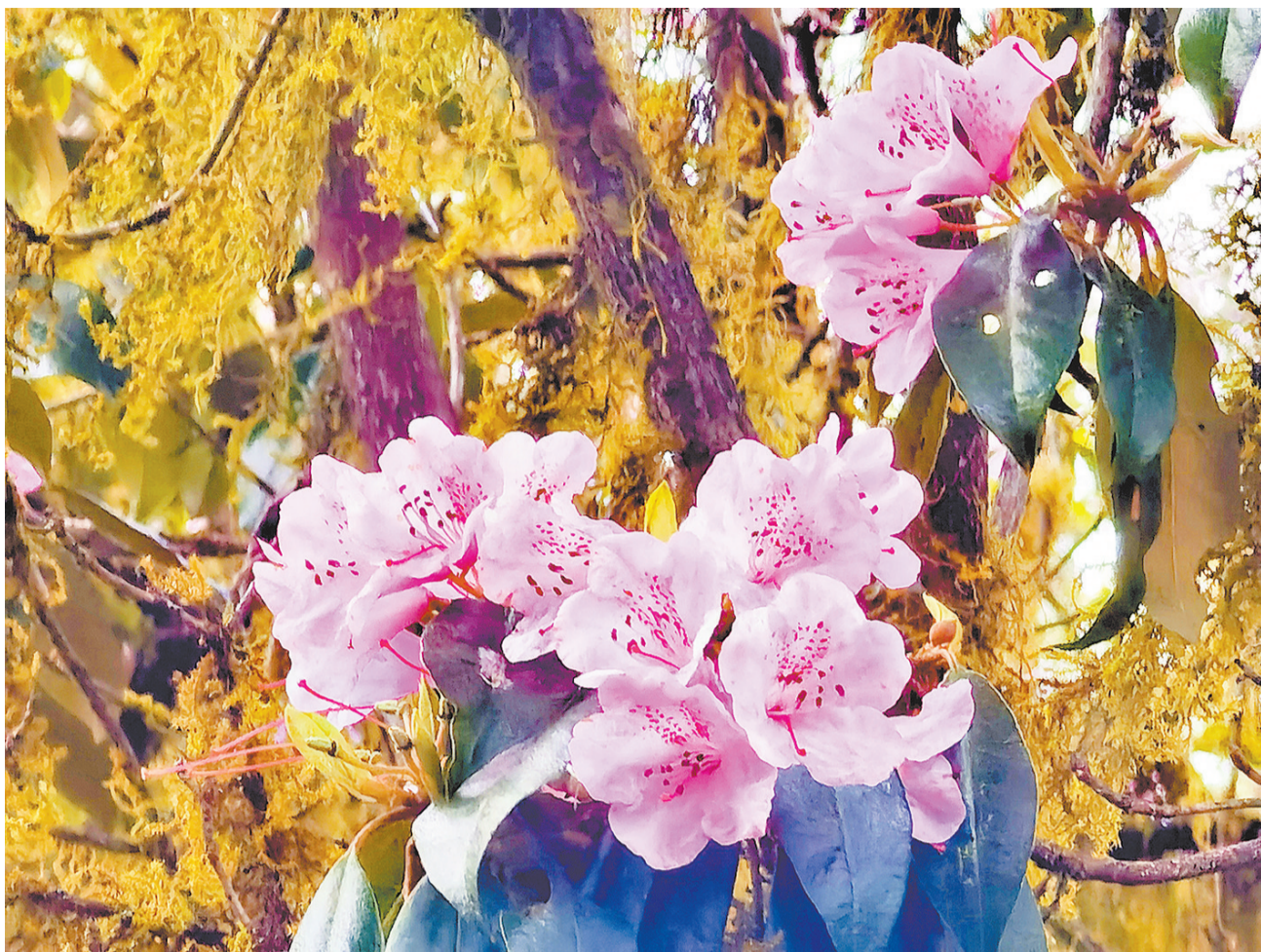
随后小坐，于山间平台接近马鞍或说马凹腰处，青松挺拔，视野开阔，郁东先生拉开“清明我们在青松下读诗”和“诗刊诗歌小院”布标，开始诵读诗刊。清风伴墨香，诗意与乡情交织，别有一番意趣。

日暮时分，与彭家围坐共进晚餐，舞乡烟火暖人心，畅谈间尽是乡土温情。

花开岁岁，时光匆匆。此行米甸，既寻得旧时光的印记，也见证了乡村的新生。春风拂过煤矿山，花开满径，洋溢生活的幸福。春鸟的鸣叫，“句丽一句丽一啾”，真正感受《诗经·国风·周南》里的《关雎》。牛羊群经过时，方知此地是人间。

经历过坎坷曲折，才懂平凡的每一天都弥足珍贵，沟畔的青梅让人联想起竹马，更回忆起儿时时期的游戏。虽花发早生，却依然以赤诚的心，拥抱这山川与人间的美好。

下次来时，要到香么所上村、中村、下村、清水河、金旦等地走走，每次探访，都一定有新的收获和感受！



娇韵

高文摄



房屋修缮，也是李桂科着手解决的问题。山石屏疗养院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院，一直到1998年，疗养院的房屋都没有修缮过。漏风漏雨，陈旧不堪，修缮房屋迫在眉睫，李桂科急在心里，多次向上反映，争取尽快修复山石屏疗养院的房屋。

朗月在天，我与李桂科信步黑滩江边，江水如碎银般哗哗流淌，满目清辉。

话题自然就聊到了山石屏的房屋上。李桂科说：“我的中学同学杨道辉任副县长，我请他到疗养院看看，能否解决点困难。1998年10月8日，杨道辉带着县卫生局局长马慧萍来到山石屏疗养院。我给她们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人行索道桥还欠款两万元，房屋要修缮。后来杨道辉副县长给疗养院解决了建桥款两万元，还要扶贫办安排修缮费五千元，大伙都十分感激。在那个时候，五千元就能修缮房屋一幢五间。”

我问李桂科：“李医生，五千元修了一幢，大部分房屋没修，争取入住的多，意见不统一，安排不下去。”李桂科说：“于是我对他们说，大家不要争了，就按原来住的不变，接着我们还要继续修房子，等修好了再安排。这样，也省得大家闹意见。”

李桂科“继续修房子”这个承诺，使他不能停步，只有继续向前。他多方寻求帮助，争取到利玛窦社会服务机构的陆毅神父捐赠五万元，国际卫生组织组

织霍雷劳之友协会、意大利麻风福利协会澳门办事处康辅理主任捐资五万元，意大利麻协(AIFO)捐资二十二万元，这些全部投入到房屋修缮之中。到2008年，修缮完了疗养院所需要的房屋。更换瓦屋面、室内室外墙壁刷白、浇灌混凝土地面，还安装了玻璃窗户。休闲场地及院内路面硬化为混凝土地面，修建公共厕所三座，公共太阳能洗浴间，修建了公共娱乐室、公共厨房，五间接待室，可供外来旅游人员娱乐、食宿，还为每户修建了节能灶。

房屋修缮后，疗养院整体环境得到了改善提升，李桂科着手开发生命关怀公益旅游，目的是消除麻风歧视与偏见。2011年3月30日，首次举办“洱源县山石屏疗养院生命关怀公益之旅”，接待旅游团队二十二人。

李桂科说：“其实，在修路、修桥、通电、通水、房屋修缮、小孩读书等方面，有很多捐钱帮助我们的人。这些人，哪怕捐给我们一百块钱，我们都记住他，给他发捐赠荣誉证书。这么多年来，我们筹集到了两百多万元善款，这些善款，大多由疾控中心统一管理，用于山石屏的项目建设。有些少量的捐款就在山石屏疗养院的账户上收支。”

虽然筹集到很多善款，李桂科却从不在山石屏疗养院的账户上报销过开支，反而是往里贴钱。

李桂科说：“如果我在山石屏的账户上报销，哪怕是合理的开支，他们都会怀疑我留在山石屏的用心。特别是退休后，我更不能报销一分钱。麻风历

史博物馆的石碑，是我用私车拉进来的。博物馆里的照片都是我用自己的相机拍的。原来用的是单反相机，后来改为数码相机，现在用的佳能数码相机，是儿子考起公务员之后，领到首月工资送我的礼物。”

说到这里，李桂科发出爽朗的笑声。笑声里有释然，有自豪。

想起大理市公安局的公务员后，儿子李莹辉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马上给父亲李桂科买了台相机，支持他建设麻风历史博物馆。有这么个孝顺的儿子，身为父，理当骄傲。

在采访李桂科的过程中，我深深被他的精神所折服。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四十多年如一日？他又哪来的力量，做了那么多事？

他是医生，也是教师；他是家长，也是保姆；他是父亲，也是儿子；他更是山石屏的老村主任，带领众人脱贫致富奔小康。

李桂科说：“我深深感到在我的身后，在山石屏村的身后，有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在关注我们、扶持我们，特别是我的单位领导卢洲、阿思尹、段启慧、李亚雄、杨树生、李泽先先鼓励我、关心我、支持我。同时，我并不孤独，我们山石屏村并不孤独，这也正是这么多年来我坚持不懈的动力。”

是，如果仅凭李桂科一己之力，哪怕他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法使山石屏走出泥泞。正是由于党委、政府和各方社会力量的参与，才使山石屏真正回归社会。比如“3·03”地震后，政府拨款七百五十万元重建疗养院，修建蓄水池，硬化道路，建水泥公路桥；比如中国麻风防治协会捐资四十万元发展核桃一百亩；比如大学生志愿者数次来到疗养院，为麻风康复者服务；比如周边村民组织文艺队到疗养院表演节目，给山石屏带来欢乐的气氛……

李桂科常说：“麻风患者的康复过程很漫长，身体康复后，还要有心理康复、社会康复、经济康复，让他们真正回归社会。”他说到，也做到。

连载 74

野菊 (外一首) 苏金鸿

秋天的头顶花团锦簇  
野菊开遍遍野  
沿途的芬芳  
仿佛荡漾的馨风  
让人忆起春天的多彩

遍地的野菊  
清瘦的土地  
生长一种倔强  
扬起一张又一张  
向阳的脸庞

野菊开出一片淳朴  
久久不愿飘落

夏天

我在梦的边缘  
走过夏天

回忆开出一树鲜花  
心地红红万紫  
我呼吸山野的清风  
走出季节的伤感

令人感动的是风雨黄昏  
落英遍地 灯烛摇曳  
轻读唐人贺知章的佳句  
感悟背井离乡的愁怨

灯影中 我的孤独  
有如墙边盛开的玫瑰  
凋残时有醉人的馨香

走过夏天  
心情不再回味乡愁  
熏风里的花朵  
在梦境中开放

我种下一个春天 丁成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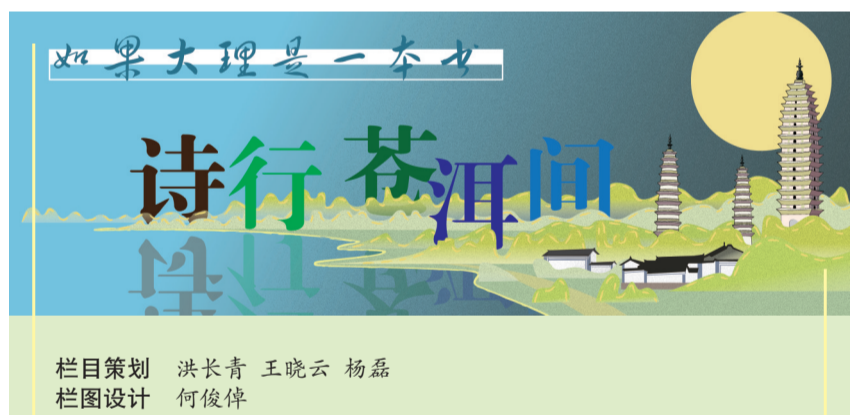
东谷的梨花雪白  
西山的桃花红艳  
河岸的柳花如烟  
湖边的樱花似霞  
三月人间 风和雨都是香软的歌

于是 我俯下身  
翻开心里冻结的田地  
剔除杂草 赶走爬虫  
让它生长

我只关心一粒种 一棵芽  
花田里的幼苗和蓓蕾  
我爱着它们  
让它们大胆生长绽放 我要  
一树一树的花开 一片一片的绚烂  
为此  
我种下一个春天

与一条河对坐 宇加华

卸下满心的疲惫  
携一抹晚春的微风  
一个人 与一条河对坐  
溪流有声 鸟儿和鸣  
随意地 坐在石块之上  
任流水漫过脚踝  
溪水清冽  
河堤绿草如茵  
岸边樱花正红  
河流是我诗行的主题  
还是青瓦间的麻雀子知意，  
我只想在河中的石块上静坐  
闭眼 静心  
任鸟语伴着水声  
涤净我的心灵  
直到一轮明月升起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伟

游双清庵即事

马锦文

小别人间地，招邀上翠岑。  
携茶烹涧水，把酒坐松阴。  
石径衣尘细，花房奕思深。  
晚山吹管后，鸣鸟续歌音。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在大理，随处可寻王维《山居秋暝》的意境。比如，这首诗所述“石径衣尘细，花房奕思深”的山野闲逸和悠然自在。

暂别世间的喧闹，诗人邀上三两好友，携茶带盏，信步登高。谈笑间，汲山泉煮清茗，于松荫下把酒言欢，在花间对弈石桌前……时光清雅、淡然，满心欢愉。

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怀念起大理的踏春时节。每逢踏春，家人们便早早忙碌开来。到市场采买米线、卤牛肉，把煮熟的鸡胸肉撕成细丝，然后连同酱油、木瓜醋、胡萝卜丝、韭菜、葱蒜等佐料一并收入背篓，携茶唤友向山间出发。经过一番跋涉，在流水潺潺的山臂间，寻一处能眺望远方的空地停驻下来。芳草如茵，野花满坡，蚂蚱蹦跳，蝴蝶翩跹。大人们围坐娱乐，孩童嬉戏打闹，主妇们一边谈笑着一边把爽滑的米线佐以各种小料，食材互拌，做成一碗碗酸酣交织、红绿相配的凉米线，清爽诱人的酸甜，丝丝缕缕勾着味蕾，挠着胃，也沉淀着大理人深深的乡恋。

流云舒卷，山风轻撩，空气里混杂着草木的清甜、野花的芬芳。大自然赠予的这份欢愉，被悄悄揉碎在欢声笑语里，也揉进大理人的乡愁里。

诗注告诉我们，诗人所到之地，位于滇西山谷中的泘江两岸。泘江，发源于兰坪县背石岩山，是澜沧江上游的一条支流，流经云龙县诺邓镇。群山之中的泘江，不忘前行方向，静静绕开山峦，迂回环绕，顺势而为，形成天然太极图奇观，也滋养出一方风土人情。

心有方向，随顺自然。泘江水孕育的是一种人生哲学，亦是苏轼笔下“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人生世事，无论是阴云密布还是阳光灿烂，无论前路坎坷还是一路坦途，唯有守住本心、坚定方向、宠辱不惊，方能在曲声渐歇时，欣然享受“晚山吹管后，鸣鸟续歌音”的美妙。这种随缘自适，恰似大理人亲近大自然、栖居山水的恬淡本心。

(杨磊)

叙事古村

像一只蝴蝶遇见春天，我在香花百草中，一路浮游。

时光被一村子的青石板、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白族民居经典照见，古村的容颜古老得不能再古老。

进入古村，发乎于认知，沙址村也和我笔下修辞暗合。

还是那句“一村知着看时和”醍醐灌顶，在沙址村的悠然，沙址人世世代代被鸡足山的晨钟暮鼓濡染，不得不说是人间的世外桃源。

辞暮尔尔，犬吠深巷，烟火连村。在这里，我已深深体会到，不孤独，不忙碌，不寂寞，人生也不需要重新定义。

其实，这也是843户3354口人家风花雪月生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写真。

不经意间，驻足在海拔1850米、北纬25°56'、东经100°20'的村中央，本主庙前的老榕树下，一群老耄老人在演奏着洞经古乐。

我知道，古树见证了古村，大榕树

下自古是沙址白家人的舞台。

只是，他们是非遗传承人，功力非凡，指尖行云流水，用笛子、二胡、三弦、琵琶、扬琴、古筝、锣鼓、法鼓、钟馨、木鱼……组合演奏，经腔唱颂《迎安曲》《开经偈》《祭礼调》《观音赞》《药师偈》《北斗经》，传递了对生命的敬畏、珍惜、尊重和延续的祈愿。

在我听来，曲曲如仙乐，款款入人心。沙址，千年烟云的短章，我用我自己的白族母语称为“saolzir”。

尽管没有我笔下散文诗组章《五千米里的诗歌现场》宏阔，但这里的莲池会诵经、本主庙祭祀、扎染纹样、绣花的风花雪月包头和衣褶、接太子民俗、三道茶、土八碗……这些白家人的生活符号，让整个村落乡愁迭起。

一朵一朵悠云上新，浅浅地写意河水滋养了千年的古村。

被这方炊烟烟染之后，又去了不能回头的远方。

以村史为藏，沙址河拥抱古村，还是古村拥抱沙址河？

我无须问，每一页翻开，仿佛都是云的写意，留下来的珍藏。

品读沙址

杨继光

每一次来，我都续上一盏茶的时光，给沙址添上一缕记忆的流苏。

因为每一次需要我重新阐释，古村不古不老。

初识古树人人家

在触摸白云的地方，古木苍苍，村舍隐隐。

这是白草龙，一章如梦境的山水，我遇见的美村庄。

只说古树人人家，清泉穿院绕舍，淹没在林霭之中。

一笔墨洗，拂去人间的喧嚣与风尘。

婆娑的核桃林下，曲径通幽，轻轻翻开古树、民居、溪流、炊烟、饮茶小筑这一章，花开熠熠，它们共同构成了古树人人家独特的风景。

我说仙居，也不过如此。老太山的山风徐来，一院子的花香拂心，填平了心上褶皱的旧词。

小桥儒雅，让整个院落风生水起。青瓦白墙，飞檐翘角，斗拱重叠，吊柱、吊枋、挂枋、照面枋精工细作，一门、一窗、一桌、一凳、一案几上的飞禽走

兽、花鸟鱼虫、梅兰竹松匠心可鉴，栩栩如生，散发着古色古香的韵味。

在茶花和牡丹丛中，平铺一席古树人人家的白族八大碗，最抚旅人心。

生皮、酥肉、黑皮、干张肉、粉蒸肉、蒸百合、清炖鸡、火腿炖芸豆……每一道菜色上桌，蓄含着深厚的历史、民风民俗和文明礼仪底蕴，揭秘的是白族饮食文化。

我的到来，只是初识。白草龙的半顶烟火，古树人人家却开启了凡心之外的味觉、视觉新旅程。

还是青瓦间的麻雀子知意，“叽叽喳喳”一再表白，与我的心愿同频。

这一院子的古老文化符号，是沙址地区打造白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核心区，作为生态空间与人文旅游融合的标志点。

也是当今人们追求的生活与精神的栖居家园。心被林霭氤氲，旅居数日，不愿离去。

古树与村落相依，我有了隐姓埋名的想法，在白草龙做写字读书人，收获属于自己的另一种生活和精彩。